

杨千紫
著

或许这一生，我就只能孤单一人。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，才能不流眼泪地走完全程。
危机四伏的情感阴谋，惊心动魄的生死迷局。
落魄千金绝处逢生的爱情与救赎……

幻空花

Yesterday
Once More

「悲情女王」杨千紫深情演绎缠绵极致的冰火之恋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杨千紫
著

幻空苑

Yesterday
Once Mor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幻空花 / 杨千紫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5594-0252-3

I. ①幻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5394号

书 名	幻空花
作 者	杨千紫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 策 划	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	姚 丽
特 约 策 划	虾 球
特 约 编 辑	虾 球 单诗杰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 绘 图	Bain片片
封面 设 计	80零·小贾
版 式 设 计	段文婷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17年7月第1版,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0252-3
定 价	2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楔子	001
----------	-----

他消失在我眼眸中的笑容那么清晰。

震惊，难以置信和苦涩的海水一起灌满了整个身体，仿佛都是前生的事。

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	004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炽天使路西法，曾是诸天使中最光辉耀眼的一位，他的勇气与美貌无人比肩，却因为背叛上帝而坠入地狱，他的眼中从此只有黑暗的邪恶与残忍。

第二章 曾是惊鸿照影来	030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那一刻，我的泪水却更加汹涌。就仿佛一个摔疼了的孩子，忽然听到一句轻声问询，心中反而委屈更甚。在我最孤单无助的时候，当我以为全世界都将我放弃的时候，原来还有人会看见我的泪水。

第三章 一片幽情冷处浓	074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“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，也希望有个人陪在我身边……”我抱紧了他，“可是离别太痛了，我经历过一次，不敢再经历第二次……我想要永远，你能给我吗？”

第四章 瘦尽灯花又一宵	099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他们眼中似乎有种相同的悲伤，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无法融合……我看着这世上我最亲的两个人，他们离我这么近，可是无论我怎样伸手都够不到……我胸中忽然涌出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痛楚……

第五章 只有相思无尽处 123

一无所有的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伤害的自己。

或许这一生，我就只能孤单一人。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，才能不流眼泪地走完全程。

第六章 似此星辰非昨夜 147

杜渐伦是我心里的一根刺。因为爱过，也痛过，所以即便是现在只剩下恨也很难忘记了。然而李御，他像是一种毒。危险，寂寞，销魂蚀骨。我想，我一定要远远逃开他们才会有幸福。

第七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 191

我别过头，看着渐渐落下的夕阳投射出的斑驳的树影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飘忽，甚至带着一丝无奈的哀求，我一字一顿地说，“从此互不相干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第八章 雨打梨花深闭门 219

有时候我想，放你远走天涯，不管你身边是谁，只要别让我看见便好，你我若能各自幸福，相安无事，一辈子也就这样过去了……可是有时候我又想，如果我得不到，干脆便毁了你……

尾声 247

只是人生如戏，没有彩排，世上最缺的，不就是后悔药么。

H U A N K O N G H U A

楔子



他消失在我眼眸中的笑容那么清晰。
震惊，难以置信和苦涩的海水一起灌满了整个身体，
仿佛都是前生的事。

狭小逼仄的船舱里，发动机发出嗡嗡的声音，昏黄的烛火下，隐约可以看见地上横七竖八地叠着几十个女人。

衣服被粘腻的汗水浸湿，我挣扎着坐起身，眼前倏忽一黑，心脏憋闷得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

蓬顶很低，空间狭小，空气几乎无法流动。

疲惫，恐惧，再加上缺氧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发动机的噪音渐渐重合在一起……思维几乎凝滞，我强制自己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不能死。

不能就这样，死在这里。

最后一丝氧气也用尽。烛火啞一声熄灭。

船舱陷入绝对的黑暗，成了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空间。仿佛连时间都漂浮起来，触手可及的，只有死亡。

脑中开始出现幻觉。

小时候爸爸要将妈妈赶走，我跑过去抱着他的腿，语无伦次地央求，他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

星夜下的游艇。

杜渐伦将戒指带在我手指上，那种冰冷坚硬却幸福的触感。

他忽然松开手。我身体后仰，扑通一声跌入海中，他消失在我眼眸中的笑容那么清晰。震惊，难以置信和苦涩的海水一起灌满了整个身体，仿佛都是前生的事。

在最后一丝意识消失前，我听见大门被打开的声音，以及一个男人的吆喝声。

“活的带到大船上。死了的扔下海。”

然后是几声重物坠落到海里的声音，钝钝的，沉闷的。

有人抓起我的手腕按了一下，见还活着，一甩手将我撂到门边。方才压在我身上的女人则被装进麻袋，袋子口坠了石头，扑通一声就沉了下去。

原来，我是与那么多个尸体躺在一块儿。

清新凛冽的空气涌入鼻息，夹杂着海水淡淡的咸味。

我想，我终于可以继续活下去。

H U A N K O N G H U A

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



炽天使路西法，曾是诸天使中最光辉耀眼的一位，
他的勇气与美貌无人比肩，却因为背叛上帝而坠入地狱，
他的眼中从此只有黑暗的邪恶与残忍。

◇1

被运上大船，空间开阔了许多。

许是赶上了暴风雨，船颠簸得厉害。

有人扔了一堆衣服进来，厚厚地一摞，就像床单。正好砸在我旁边的女人身上，她还半昏迷着，本能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尾音还没有爆破，脸颊就被打了一个耳光。

然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出声。

小屋里寂静一片，铁门外的声音清晰起来。

我听见一个陌生的男声，隐约带着台湾口音。

“葵哥，这么做可不合规矩啊……您知道，马来西亚那边的人可不是好惹的，您把货截了，我拿什么给他们？这要是传出去……”

灯火昏暗，透过铁栅栏，可以看见外头影影绰绰，就像旧时代的皮影戏。

坐在对面的是扎着很短马尾的中年人，悠悠抽了口雪茄，身后立刻有人上前，“啪”一声将桌上的密码箱打开，转到对桌的人面前。

“我是生意人，自然不会让你吃亏。这一箱钱，你拿去摆平马来西亚那边。另外有一箱，事成之后我派人给你送去。”

那人似是有犹疑，思索片刻，赔笑道，“那这次就按葵哥说的办，下次可不能再这么难为我了。这批货里有不少好货色，调教一下，卖到哪里都是好价钱。”

扎短马尾的中年人站起身，笑着拍拍对方的肩膀，转身往舱门外走去。

一边拉开门把手，一边回头吩咐一句，“上岸前给她们洗干净了，把衣服换上。”

借着微弱的天光，我看见他的脸。五十左右的年纪，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有些眼熟，又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眼角忽的瞥见他左胸上别着一枚游艇会的徽章，原来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。

舱门闭合，房间里一片黑暗。

我闭上眼睛，思索自己眼前的处境……像是一场梦。

结婚的前一天，未婚夫推我入海，海水那么冷……我抓住一根浮木，在海上漂着等死。

当我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被路过的船只救起……

却是一艘装满人蛇的偷渡船。他们将我救起，转手就卖了出去。

我该怎么办？现在，我能依靠的，只有我自己而已。

曾经以为，杜渐伦是我今生的依靠，他疼我，宠我，说要照顾我一生一世。

哪知，依靠他，却是我今生最大的错误。

我该如何自救？

我绞尽脑汁，却完全没有头绪。

意识渐渐模糊……

我实在是太累了。

◇2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耳边传来阵阵女子的抽泣声。

我睁开眼睛，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正蜷缩在墙角里哭泣，船舱里大部分女人都醒了，彼此面面相觑，眼神里充满绝望。

“闭嘴！哭得人烦死了！”远处一个穿亮片衣服的女人腾一下站起来，走过来狠推了那女孩一把。

女孩眼中的委屈更甚，哇一声哭得更厉害。她身上还穿着中学校服，稚嫩的脸上满是泪痕。我心里忽然涌出一股酸楚，她清冽的哭声提醒着我，过去平静美好的生活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

我抬起头，仔细看去，穿亮片衣的女人长得不错，大眼，高鼻梁，只是五官都很浓艳，反倒让整张脸失去重点。眼看她一巴掌就要挥过去，我刚想阻止，坐在小女孩身侧的女人却比我更快，一把将她回护在怀里，声音冷漠中透着憔悴，说，“不过是个孩子，你跟她计较什么。”

那女人年纪颇大，有三十几岁的样子，身穿棉布衬衫，眉目里透着一抹风霜之色。

“大家同一条船，能不能活过今晚都是未知。有挑刺的力气，不如留着喘口气。”我瞥了那女人一眼，淡淡地说。

被关在这样一个狭小绝望的空间里，估计谁都会觉得憋闷，只不过她的火气太大，却拿旁人来发泄。

那女人瞪我一眼，刚要发作，可见四下众女都颇为不满地看着她，顿了顿，竟立即调转话锋，说，“姐妹们，我也是心焦。哭有什么用？如今这情形，咱们得一起想想法子。我叫姚莹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？”

她蹲下身子，带着示好的意思，轻声细语地问那小女孩。

“我，我叫夏梓晗。”小姑娘扑闪一下眼睛，怯怯地回答。

“姐妹们，他们卖人蛇，不过是为了钱。依我看，大家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都拿出来凑一凑，或许他们还能放了咱们！”自称叫姚莹的女人环视四周，提高了声音说，面露恳切，听起来竟真有几分煽动性。

也许人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环境下，看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，都会一厢情愿地相信。

女人们看着她，竟有几个面上露出认同而期盼的神色。

我诧异地瞟了姚莹一眼，明明方才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她不像是会说出这种幼稚言辞的女人。

说着，她不由分说地取下夏梓涵手上的腕表，又将自己的项链取下来放在手里，说，“咱们偷偷贿赂一下底下的人，说不定能逃出去。”说着，便站起身四处搜罗，倒真有不少女人摘下随身首饰放到她手里。

我瞥她一眼，别过头去。

就在这时，舱门忽然被打开，一个男人提着塑料水管走进来，肩上背着一个布包，随手摔在地上，一大堆劣质的鞋子和化妆品四处滚落，没好气地喝斥道，“洗干净把衣服换上，都没点人样了！”他指了指早前丢进来的那堆衣服，说，“给我快点！老板等急了可没好果子吃！”

姚莹趁机爬过去抱住他的腿，一手迅速扯一下胸口，露出大片肌肤，说，“现在您不就是老板吗？放了我们吧，你想怎么样都行……”一面含情脉脉地斜眼看他。

那人嘿嘿一笑，伸手在她胸前抓了一把，说，“啧啧，真是个好货色！我想怎么样都行？小美人儿，想我把你怎么样啊？”

一时间，船舱里所有女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。

尽管很渺茫，可都还抱着一丝希望。

我在人群背后，默默走到那堆衣服旁，仔细一看，竟还都是新品牌“Cosmo”的春季新款。随手拿了一条紫色薄纱露背长裙，又挑了一双同色的高跟鞋来配它。

水管里的水涓涓流淌，几分清凉让我更加清醒。我简单梳洗

一下，最后拾起那堆劣质化妆品，认真地描画。

镜中容颜憔悴，然而到底是年轻，化了妆之后也算白皙鲜亮，晶莹的眼，细长的眉，尖尖的下巴，分明还是自己。配上狭长眼线，目光高贵而迷离。可是我知道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不再是千金小姐宋莞凝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

我装扮好自己之后，姚莹的戏还没有演完。

“呵，你这一身功夫，还是留着给客人用吧。哥哥我可没空陪你了。”那人揩了油之后便想走。

“姐妹们，我们快一起求求这位爷，放了我们吧，做牛做马都可以……”姚莹见他要走，一把扯住他的衣角，女人们听了她的话，纷纷跟着围过去哀求，那男人不耐烦，抬脚踹倒好几个，说，“不想死的就打扮得漂亮点，把客人伺候好了，也许会放你们一条生路！”

可是女人们还是不死心，甚至有人跪在地上，一边哭，一边咚咚地磕头。

化好妆的我坐在角落里，垂下眼，世人总说求人不如求己，可是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或许求人也只是心灵上的一种宣泄而已。

姚莹站起身，整个人吊在他身上，一脸乞求，是男人看了怕是都会心生恻隐。

那人又在她身上摸了摸，惋惜地说，“要是卖去马来西亚，我或许还能给你找条好路子。可是现在买你们的是葵哥，是死是活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”说着，一把将她甩开，吆喝道，“打扮好了快点上岸，晚了可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那人摔门而去。船舱里的哭声还没有褪尽。

我站起身，在众人惊异的眼光里款款走出门去。

◇3

夜风微凉。

清新而凉薄的空气吸入肺腑，翻起层层凉意。

我沿着简陋的木制栈道走上岸去，在船上不知道被囚禁了多少天，如今仿佛是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。

码头的灯光泛着橘色，一个喽啰模样的人守在一旁，我昂首在他面前走过，他只是瞠目结舌地看着我，竟没有半点阻拦。

食指上的钻石戒指折射出耀眼光芒。此时身穿曳地长裙的我，就仿佛回到了Ball场，杜渐伦在人群里等着我，他会小声在我耳边说，今夜我的凝儿艳压群芳，最是耀眼。

想到他，我还是一瞬间的失神。转眼已经走到一群车子中间，前方忽然传来一个颇为熟悉的声音。

我下意识地顿住脚步，藏到车后。

“洗胃的医生和仪器都安排好了么？”听声音，应该是方才在船上买我们的那个人。

“安排好了，就停在新星公园的树林里，二十分钟就能开到。葵哥您真是英明，竟能想到这一招！那帮越南仔怎么也想不到，您亲口喝的酒里会有毒。”

“呵，李御可是这两年崭露头角的人物，别光顾着拍马屁，把红酒和女人给我准备好了。要是这次做不掉他，以后可是个大麻烦。”

“说起来，我有一件事不明白。那批货里虽然有几个好货色，可是毕竟生涩，未必能伺候好他们。葵哥花大价钱买她们，倒不如找几个夜总会的小姐来得快吧。”

“是不是我做事之前，还得先跟你交代一下？”葵哥的声音云淡风轻，但我知道，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十分不悦。

那人急忙惶恐说道，“小的知错了，应该做好分内的事，小的不该擅自揣测葵哥的意思。”

“嗯，你跟了我许多年，教你一点也无所谓。”葵哥的声音一如既往，听起来喜怒莫辨，说，“这种事，做熟不如做生。小姐们是本地的，总会有些社会关系，遇到麻烦的，又失踪又报案，搞不好就留了祸根。那批货就不同，凭空消失了也没人知道。至于生涩嘛，呵，灌点药就是了。”

身后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我回过头，在车子的缝隙里看到方才船上的那个喽啰，他正四处寻找什么，想必是来寻我的。

如果让那两个说话的男人知道我躲在这里偷听了这么久，恐怕会杀我灭口。想了想，我站起身，挺胸抬头，落落大方地走出去。

微弱的灯光下，一辆加长房车停在那里。

车门敞开着，那个被叫做“葵哥”的扎马尾的中年男人正翘着腿抽雪茄，身边站着一个司机模样的人，低眉顺眼的样子。

他看见我，似是有些惊讶，从上到下打量着，最后把目光停顿在我的食指上。

我表情恬静地站在他面前，心中暗自后悔，这枚戒指果然惹眼，早知丢掉它就好了。

杜渐伦曾给我的一切，如今都成了负累。

这款戒指是巴黎设计师“Flora Ou”的作品，是一条海豚首尾相接的造型，两粒眼睛是由蓝宝石切割成的晶体形状，海豚全身嵌满了碎钻，海豚头由一颗十克拉的全美方钻分割而成。世界上只有三枚，它还有个对我来说极为讽刺的名字，“The memory of the sea”，海之记忆。

而杜渐伦，也的确在这茫茫大海之上，给了我这辈子最深刻也最残忍的记忆。

葵哥将目光从我的戒指上移开，探究地看着我，声音颇为温和礼貌，说，“你是谁？”

我思索片刻，无辜地眨眨眼睛，做一个探询的表情，打了个手势，用手语说，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”

这时，忽然有人自后狠狠抓住我的手臂，船上那男人终于找到这儿来，看见葵哥，赔笑解释道，“刚才发现少了一个，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。”

葵哥这才恍然明白我的身份，面露一个惋惜的表情，“姿色可真不错，可惜是个哑巴。一会儿多给她灌几口药。”

我被那人没好气地拽到一辆大卡车上，其他女人都穿了新衣服堆在里面。我顺从地坐进去，心中暗想，方才可以靠装哑巴逃过一劫，可是一会儿呢？看来他从未想过让我们这批人活着离开。

车子里安静得诡异。

我忽然意识到不对，四下一看，只见众女都面色红润地靠在一边，似是很热，不断拉扯着自己的衣服。

姚莹更是将裙子拉高，蛇一样地扭动着。正在诧异间，忽然有人一把捏住我的嘴，往里面猛灌几口味道甜甜的液体，方才把我抓回来的男人促狭地笑笑，说，“她们都喝过了，剩下的都给你。可是她们的好几倍呢。”

回想起葵哥说的话，我才明白自己喝了什么。

能让“新货”不再生涩的东西，还能是什么？

对我来说，这只在电影里听过。

我曾经很好奇它的味道。

◇4

车子行驶了许久，终于停下来。

我们被驱赶下车，众女的眼神都是涣散而迷离的。

我走在她们中间，一手紧紧攥着拳，手心丝丝渗出血来，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我只能用疼痛让自己保持理智。

依靠微弱的星光和车灯的光亮，我看清楚眼前是一座略显荒凉的仓库。

葵哥从加长房车上走下来，提着一瓶红酒走向门口。

铁门“哗啦”一声被打开，里面的黑暗就像黑洞一般令人生畏，仿佛一旦走进去，就再也走不出来。

我跟在众多女人中间走进仓库，灯光“啪”一声被打开，一瞬间亮如白昼。

我这才看清，两侧的白色编织袋堆得像小山一样高，葵哥将